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氏曰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録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

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

師古注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宫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

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

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鳲鳩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黄鳥皇矣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

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詩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

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誦宏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

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究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

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綠衣之詩既曰繹賔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

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

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强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𡽪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

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遒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

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决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

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邶栢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㫖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

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

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項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説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

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

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
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
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
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
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
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
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
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

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顔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

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

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
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
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
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賔客而於聖人
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
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
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緑衣泉水竹竿之屬而
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

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

蔽之曰爲其事也茍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葢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

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宫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説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

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删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㫖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

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録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茦莒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

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

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説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

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録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豈畏吾之閲惜

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

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内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

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

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

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
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
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
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
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
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
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
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

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

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賔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

歌與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

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

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

惟羣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

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閒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

後村之意而别爲之説則雖其體認之精辯析之巧亦終於臆説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説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

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遹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栢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

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氏曰桀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祗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

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録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録者必

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録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

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乗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

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

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脱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説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説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祗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説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

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謦尻高之隱語蔡邕黄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説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録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説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眖也

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賀瑛

謄錄舉人臣龔秉震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二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牙以下

不著録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

一也

鼂氏曰漢志十篇内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内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

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鼂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

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葢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据鄭譜云魯人大毛公

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
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
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
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
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
皆謂之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義宭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

之後亦未必呉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定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鼂氏曰頴達據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頴達始著義疏

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兹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爲太叔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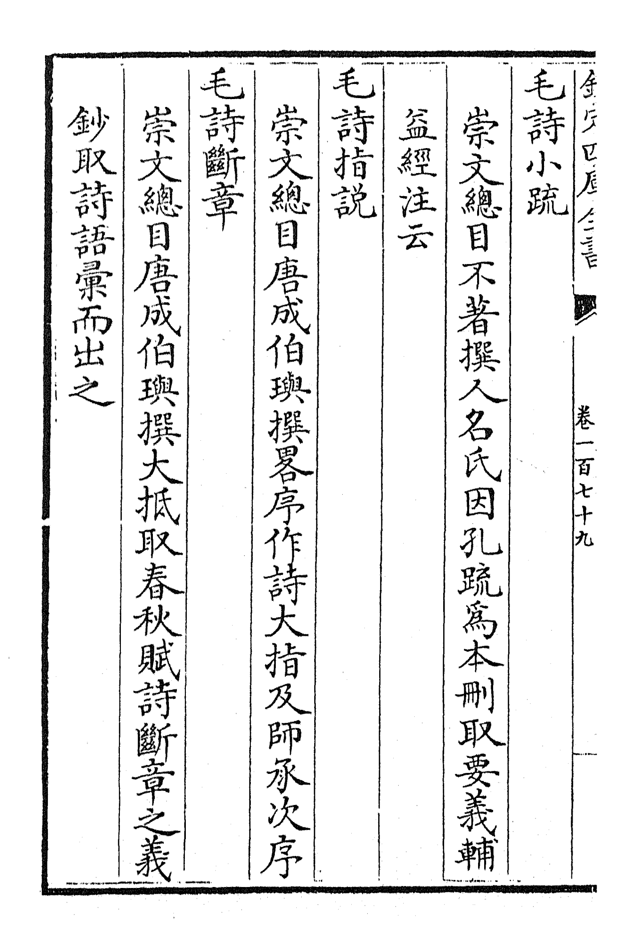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

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一作訖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

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第莫詳其義惟封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註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
益經注云

毛詩措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畧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
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鼂氏曰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敘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爲之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

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鼂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甞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

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鼂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鼂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衞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删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絶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鼂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鼂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鼂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畧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考之葢陸農師所作埤雅豪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考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逌撰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

考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逌説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絶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謬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畧倣此其援據精博信

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説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録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

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删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辯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已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

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菴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

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探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頴爲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菴所録以爲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録爲一卷

晦菴詩集傳詩序辨説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説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

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黄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敘倫紀致忠違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惨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収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

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教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考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未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爲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庠撰

詩考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

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矣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

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説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七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

百韋説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孟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劉氏曰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學十

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扵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扵是有大戴小戴慶氏

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襃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别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

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

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羣祀三

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雖屑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沖以下不著録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内一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内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葢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

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鼂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

先冠婚後喪祭

朱子語録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

禮記下言語只是觧他儀禮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録成書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致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

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儀禮疏五十卷

鼂氏曰唐賈公彦撰齊黄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録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葢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

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旣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黄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栫而歎曰兹所謂儀禮者歟

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

公彦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　釋文一卷　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録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朱子語録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

疏之外先儒舊説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録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

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葢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為

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觧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䟽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

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説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别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荅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

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黄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録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

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

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賛衆賔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李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

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

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闕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来處比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

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廵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

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閲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揺撃後世蠧壞人心之邪説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

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以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益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啟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閲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宫舊有家

鄉邦國王朝禮及張傒虡續刋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刋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稿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据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　釋宫一卷　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甞為

福建撫幹釋宫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熈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為綱目以别章句之指為釋宫以論宫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葢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鼂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序列著於録略為羣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康成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顔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

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葢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

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𤣥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

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録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来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模皆是周公

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穎濵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

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隂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内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葢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

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

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蒍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益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益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

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

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

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内外嚴貴賤也今宫正乃比

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嬪妃宫吏衆庶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宫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宫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

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為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諸塗弗

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䘏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宫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内豎賤人非所貴也内祝掌宫中禱祠禳襘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内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幺麽禱祠禳襘於宫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宫中乘妃姬争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

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予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為冢宰者眞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為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

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貳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

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皁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

役於人者也而以為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絶滅大亂之後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區區置宫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

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

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濶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

之孰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

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賖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名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

下益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葢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黄之慈

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

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説治道去太甚之説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茍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茍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

靖猶或庶幾稍涉紛彯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
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
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
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
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
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

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顧請

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

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葢以為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

政以為美談未甞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葢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葢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

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